

却扫编 宋 徐度

●卷上

汉初，因秦官置丞相、太尉。武帝罢太尉，不置。久之，置大司马而以为大将军之冠。成帝复罢丞相、御史大夫，而取周官六卿、司徒、司空之名，配大司马以备三公，而咸加“大”称。后汉建武二十七年，复改大司马为太尉，而司徒、司空并去“大”字，自后历代因之。政和中，始尽遵周官，置少师、少傅、少保为三孤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，而以太尉为武官，礼秩同二府，大略如昔之宣徽使，而不以授文臣，而必以冠节度使为异耳。

唐开元中，始聚书集贤院，置学士、直学士、直院总之。又置大学士，以宠宰相，自是不废。其后又置弘文官，亦以宰相为大学士。本朝避宣祖讳，易为昭文，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。其后惟王章惠随、庞庄敏籍、韩献肃绛旨初拜直除昭文，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，有曰“度越往制，何爱隆名之私”者，盖谓是也。

文臣签书枢密院，始于右元懿，初称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，竟以本院学士而签书院事而已。至张公齐贤、王公沔皆直以谏议大夫为之，不复带学士，自是不复除。至熙宁八年，曾公孝宽始复自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、枢密都承旨，拜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而不迁官、不赐球文带。未几，以忧去位，至服阕，乃以端明殿学士判司农寺。元三年，赵公瞻自中散大夫户部侍郎；六年，王公岩叟自左朝奉郎、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；七年，刘公奉世自左朝请大夫、宝文阁待制、权户部尚书，皆拜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不迁官。赵公明年乃迁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王、刘二公至罢皆除端明殿学士。是四公于从班中资品尚浅，而躐迁执政，故有是命，盖不尽以执政之礼畀之。而必带枢密直学士者，正用石元懿故事也。绍圣以还，又复除。渊圣受禅之初，亟擢官僚耿南仲为执政，而西府适无阙员，故复自徽猷阁直学士、太子詹事拜签书。未几，复欲命一执政使虏，而在位者皆不可遣，遽以兵部尚书路公允迪为签书而行。先是枢密直学士已废不置，改为述古殿直学士，故二公皆超拜资政殿学士。虽签书带职犹用故事，而非本意矣。自是遂相踵成例，凡签书者必带端明资政之职。至六曹尚书、翰林学士皆执政之亚，径迁同知可也。然初拜亦必为签书而带学士职，疑非是。

武臣签书枢密院，始于杨守一。端拱元年，自内客省使、宣徽北院使为之；二年，张逊自盐铁使，亦以宣徽北院使为之；景德三年，韩崇训自枢密都承旨、四方馆使，以检校太傅为之；同时，马正惠公知节自枢密都承旨、东上阁门使，以检校太保为之；天禧三年，曹武穆公玮自华州观察使延副总管，以宣徽北院使为之；明道二年，王武恭公德用自步军副指挥使、福州观察使，以检

校太保为之；治平三年，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、容州观察使，以检校太保为之；建炎三年，王渊自向德军节度使、御营都统制，直以节度使为之。

童贯之始入枢府也，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而但以为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。顷之，乃进称权领，盖以谓所掌止边防一事，且姑使为之而已。又数月，乃正称领枢密院事，自是不复改。其后蔡攸以少师居枢府，亦称领。郑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枢府，亦称领。宣和间，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职事者，皆称领，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学士领殿中省，高球以开府仪同三司领殿前司，王革以保和殿大学士领开封尹之类是也。靖康间，何丞相栗以资政殿学士、李丞相纲以资政殿大学士皆领开封府职事而别置尹。初，贯之不称知而称领者，非尊之也，盖犹难使之正居执政之位，故创此名，然邓枢密洵武以少保知院，而实居其下。庆历间，吕许公以首相兼判枢密院事，论者以为判名太重，未几改兼枢密使。元丰官制废枢密使不置，则知院为长官。今领居知上，则判院之任也。按：汉制有领尚书，有平尚书，领尚书则将军、大司马、特进为之，平尚书则光禄大夫、谏大夫之徒皆得为之，则领之为重也久矣。

宇文枢密虚中自资政殿大学士以本职签书枢密院事，自陈职名太高，于是除去“大”称，而直以学士为之。

国朝中书、宰相、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，两相则三参，三相则两参。咸平中，吕文穆、李文靖、向文简三相也，王文正、王文穆两参也。景间，吕文靖、王文正曾两相也，宋宣献绶、蔡文忠齐、盛文肃度三参也。至和中，文潞公、刘丞相、沆富文忠三相也，王文安尧臣、程康穆戡两参也。熙宁中，曾鲁公、陈秀公升之两相也，王荆公、韩康公、唐质肃三参也。

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：王惠献子安简。吕文靖子惠穆、正献。石元懿子文定。陈给事子恭公。韩忠献子献肃、持国、庄敏。范文正、子忠宣、彝叟。曹武惠子武穆。蔡丞相子懋。蔡太师子攸。韩忠献子仪公。曾宣靖子令绰。王侍郎子忠简。吕文靖之老也，以司徒监修国史，兼译经润文使，每有军国大事，与中书、门下、枢密院同议以闻。正献之老也，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。曾令绰之为签书，宣靖犹康宁，遂就养东府。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。

兄弟秉政，国初至政和凡七家：陈文忠弟文惠。三韩。二吕。二范。吴正肃弟正宪。蔡太师弟元度。邓观文弟少保。

祖孙秉政，国初至绍兴凡四家：梁丞相适孙才甫。吕正献孙舜徒。富文忠孙季申。韩仪公孙似夫。

叔侄秉政，国初至大观凡三家：吕文穆侄文靖。胡文恭侄宗愈。林文节侄攄。

初置观文殿大学士也，诏自今非尝历宰相不除，著为令。宣和七年，先公

自北门召为上清宝宫使，忽有此授，方引故事退避，会北鄙之警，有诏复留。明年，京师解严，复召为中书侍郎，遂拜相。时前告犹寄北京左藏库，渊圣遣中使取以赐先公。先公复力辞，曰：“臣今忝备宰辅，于此告受与不受未有损益，然所以终不敢当者，盖以除授之日犹未经历，其于彝制终有所妨，重失此名于天下也。倘听臣言，使中外闻之，知朝廷于祖宗法度，无有大小率循惟谨，顾不美乎？”上终不许，先公不得已受之。谢表略曰：知章两命之兼荣，足为盛事；张说大称之获免有愧前修。盖谓是也。

唐以宰相兼太清宫使。本朝祥符间亦以首相领玉清、昭应宫使，又置景灵宫、会灵祥源观使，以次相及枢密使次第领之，执政为副使，侍从为判官。天圣初，昭应宫灾，始罢辅臣、宫观等使名。政和中，诏天下咸建神霄、玉清、万寿宫，复置口宰相使相领之，执政为副使，侍从为判官。判官惟盛章尝以开封尹领之，它未尝命。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勾，通判兼同管勾。虽前二府领州亦如之，盖欲重其事也。

辅臣既罢领宫观使，其后惟以使相、节度、宣徽使为之，无所职掌，奉朝请而已。熙宁间，又有以使居外者：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，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，皆优礼也。元间，梁左丞焘罢政事，除资政殿学士，特创同醴泉观使之名以命之。梁公言故事无以学士领宫观使者，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，力辞不受。然自是，前二府往往以学士直为宫观使，而同使之名不复除矣。

故事：非宰相不为仆射，虽枢密使，必尝历宰相乃得之。天禧三年，南郊亲祠礼毕，辅臣咸进官。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政事当迁，乃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，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。神宗即位覃恩时，王懿恪拱辰以端明、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当迁，乃以为太子少保，而两学士如故。官制行，仆射为特进。崇宁间，许冲元太尉始以中书侍郎为之，其后踵之。郑太宰、邓少保皆以知枢密院为之，薛肇明以门下侍郎为之。靖康初复祖宗法度时，薛独存，因改授金紫光禄大夫。

王牟至言周世宗既定三关，遇疾而还。至澶渊，迟留不行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，皆莫得见，中外惶惧。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，永德尚周太祖之女，以亲故独得至卧内，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：“天下未定，根本空虚，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，今澶、汴相去甚迩，不速归以安人情，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，如有不可讳，奈宗庙何？”永德然之。承间为世宗言，如群臣旨。世宗问曰：“谁使汝为此言？”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。世宗熟视久之，叹曰：“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，独不喻吾意哉！然吾观汝之穷薄，恶足当此。”即日趣驾归京师。呜呼！天命方有所属，固非人谋之所能间也。

五代之乱，天下无复学校。皇朝受命，方削平四方，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。宋城富人曹诚者，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。前庙、后堂，旁列斋舍，凡百余区。既成，邀楚丘戚先生主之。先生名同文，生唐天中，历五代入本朝，皆不仕，以文学行义为学者师。及是四方之士争趋之，曹氏益复买田、市书以待来者。先生乃制为学规：凡课试、讲肄、劝督、惩赏莫不有法，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，而皆曲尽人情，故士尤乐从焉。由此，书院日以浸盛。事闻京师，有诏赐名应天府书院。先生没，门人私谥为正素先生。其子纶复以儒学显，历事太宗、真宗两朝，官至枢密直学士。先生之规后传于时，及建太学，诏取以参定学制，予幼时犹及见之。书院，即今之国子监也。

唐节度使初皆领一道，故以本道为名，若河西、河南、剑南、关内之类是也。厥后分镇浸多，所领不能尽有一道，则以其地为名，若安西、朔方、渭北、陇右之类是也。又有合数州以为名者，若魏博、淄青、泽潞、徐泗之类是也。或因其有功则赐军号以旌之，若振武、镇国、天雄、定难之类，不可悉数。由五代以还至于国朝，所锡益多，凡曰节镇皆曰某军某军，而孟州曰河阳三城，襄阳府曰山南东道，太原府曰河东，凤翔府曰凤翔，扬州曰淮南，江陵府曰荆南，成都府曰剑南西川，潼川府曰剑南东川，兴元府曰山南西道，总九州府，独因旧以为名，亦出于偶然。本不以地望有所轻重，然凡建节者反以是数州为重，非亲王尊属与勋望重臣莫或得之。故韩魏公以司徒领淮南，曾鲁公以司空领河阳三城，文潞公以太师领河东，皆以为重也。

唐之方镇得专制一方，甲兵、钱谷、生杀、予夺皆属焉，权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盖无与比，故其始拜也，降麻告廷与宰相同，而赐节铸印之礼又为特异，诚以其任重故宠之。本朝既削方镇之权，节度使不必赴镇，但为武官之秩，间以宠文臣之勋旧，内则为宫观使，外则别领州府而已。至宗室戚里又止于奉朝请，无复职掌，而告廷、赐节、铸印之礼犹踵故事。至于今，循之不革。诸路经略安抚使，虽非唐方镇之比，然亦大将之任也，而命之与列郡守臣略等。间命宣抚使，盖古之元帅也，直以敕授，尤为失之。

国初节度使犹有赴治所者，谓之“归镇”，以为异礼。仁宗朝，夏郑公以平章事领三城节为西京留守，以洛阳地当孔道，日有将迎之劳，表请“归镇”，略曰：凡叨建节之行，颇以“归镇”为重。盖谓是也。

苏子容丞相始为南都从事时，杜正献公方致仕居南都，见苏公，大器之，为道其平生出处本末甚详，曰：“子异时所至亦如老夫，愿勉旃自爱。”苏公唯唯谢之。先是正献公既罢政出知兖州，未几请老，遂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复三迁为太师而薨，享年八十。其后苏公更践中外，其先后早晚多与杜公相似。至免相也。亦出知扬州，未几请老，复召为中太一宫使，请不已，乃以太子少

师致仕，迁太保而薨，享年八十有二，年寿官品又略同焉。又熙宁间，苏公以集贤院学士守杭州时，梁况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，之官，道出钱唐，苏公一见异之，留连数日待遇甚厚。既别，复遣介至津亭手简问劳，且以一砚遗之曰：“石砚一枚，留为异日玉堂之用。”梁公莫喻其意，亦姑谢而留之，自尔南北不复相见，亦忘前事矣。元六年，梁公在翰苑。一夕，宣召甚急，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，仓卒取他砚以行，既至则面授旨：尚书左丞苏某拜右仆射。梁公受命，退归玉堂，方杼思命词涉笔之际，视所携砚则顷年钱塘苏公所赠也，因恍然大惊。是夕，梁公亦有左丞之命。他日，会政事堂，语及之，苏公一笑而已。世谓贵人多识贵人，盖以谓阅人多而识之然。穷达寿夭则或有可知之理，而能纤悉如是二事者，殆不可测也。

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，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，客意甚倦，或请去，辄不听，至留之再三。有问之者，曰：“人能终日矜庄危坐而不欠伸欹侧者，盖百无一二焉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。”盖尝以其言验之，诚然。

韩康公、王荆公之拜相也，王岐公为翰林学士，被召命词。既授旨，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：“已除卿参知政事矣。”国朝以来，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，如此者甚多，近岁亦时有之，世谓之“润笔执政”。

本朝节度使虽不赴镇，然亦别降敕书宣谕本镇军民。而为节度使者亦自给榜本镇，谓之布政榜。亲王，亦翰苑为之，近不复见矣。

元丰官制虽以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为三省长官，然未为之者。元初，既召文潞公还朝，以其名位已崇，难所以处之者，时司马温公已拜左相，而右相韩玉汝适去位，宣仁后遂欲以潞公为右相。谋之温公，公曰：“文某历事累朝，年逾八十，且其再为相时臣犹为小官，今顾居其上不可。”因请自为右相而请以潞公为左相，宣仁复难之。于是用吕许公故事，以本官同平章军国重事，且诏一月两赴经筵，六日一入朝，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，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，并令人预参决其余公事，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。其后吕申公为右相，请退甚力，宣仁欲坚留之，顾怜其老，欲以为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，手札以问范忠宣。忠宣以为摄字从来止施于祠祭，非所为官称，若别更一字，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时出，东府执政有议事，于便门过就之；若议事迟久，令堂厨具食，如此则事皆曲尽，称国家尊贤优老之意矣。宣仁复手札，谓以吕某德望欲使兼一保、傅官，务要外协人望实益劝讲，然其官去保、傅甚远，欲以为行太保事如何？忠宣复对曰：“谨按国朝典故，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，以病乞退，加太尉侍中令。公著官是光禄大夫，职是右仆射，若以仆射加司空则与王旦相近，于典故不远。若欲有益，劝讲，则平章事乃是执政，自当十月一赴经筵，不必带‘行太保事’四字矣。”于是始定议云。

国朝宰相、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，若官旧尊则守本官，官卑则躐迁侍郎。官制行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，崇宁后必超进数官，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。靖康初，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，引故事自言，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。

庆历间，贾文元为昭文相，陈恭公为集贤相。会久旱，引东汉策免三公故事自言。是时，吴正肃为参知政事，与文元不协，数争议上前及此。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，故雨不时若而。文元亦自请，故与正肃偕罢，而恭公进位昭文，犹申前请，乃降授给事中，而辅政如故。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，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，数月而复云。

国朝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，必以谏议大夫为之，权御史中丞亦然。熙宁中，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。官制后，初拜执政迁中大夫，而中丞不复迁官矣。

祖宗时，侍从官或被寄任，往往优进职名，不复计资望之浅深。庆历中，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，出为河北都转运使，即拜龙图阁直学士。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，则随亦改授他职，绍圣间犹如此。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，辞行，乃改待制知江州。权尚书补外，正合得待制故也。

按欧阳文忠公《庆历制草》序曰：“除目所下，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，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，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，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。”又《刘原甫侍读墓志》称其文章尤敏赡。尝直紫微阁，一日追封皇子、公主九人，方将下直为之，立马却坐，一挥九制，凡数千言，文辞典雅，各得其体。由是言之，则是除目既下，必用是日草词，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。元初，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，言者论其非，因及张邃明中书曰：“昨日闻主者督撰希告词甚急，意口之为谋，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。”则命词之限，当元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。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，词命独为一时之冠，然文思迟涩，尤恶人趣之。有趣之者，辄默志其旁，凡一趣则故迟一日，有迁延至旬余者，其后人稍闻之，莫敢复趣矣。

帝者之女谓之“公主”，盖因汉氏之旧，历代循焉，未之有改也。政和间，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“帝姬”，郡主曰“宗姬”，县主曰“族姬”。议者谓姬盖周姓，犹齐女曰齐姜，宋女曰宋子，皆因其姓而系之国，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，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、卫姬耳。国家赵氏，乃当曰帝赵，不得曰帝姬，若以姬为妇之美称则尤不可。《汉书高五王传》：“诸姬生赵幽王友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诸姬，总言众妾之称。”又非所以称帝女也。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，始因夫人之名，而凡谓之人。独孺人者，本称妇人之名，其

它则见于书传者，皆通谓男子，至“硕人俣俣，执轡如组，有力如虎，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。小君之称稽据甚明，设欲多其等级者，莫若采魏晋间乡君、亭君之目而增之，则犹为有据也。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，予在司封，欲援此为例，并复命妇封号，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，故止。

旧制：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，二府乃七转。及官制行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，而不分庶官与二府。元中始令正议光禄、银青光禄、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，分为二资，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，绍圣以后因之不改。政和中增置通奉、正奉、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，止十转至特进，而庶官、二府并循此制。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，故每优迁。《绍兴新书》乃并二府有《磨勘法》，然亦未尝举行也。

石林公言吴中俚语：若等人易得久，人易得丑，虽鄙亦甚有理。

祖宗时，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“判”。元符末，章仆射罢相，以特进守越州，止称“知”，盖谪也。宣和中，余太宰深以少傅、节度使守福州，复称“知”。靖康初，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、李太宰邦彦守邓州，始复故事称“判”。建炎中，吕仆射颐浩以使相守池、守潭、守临安，皆称“知”，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，初以节度使守绍兴，后改本官守泉，皆称“知”。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“知”，后改婺州。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，称“判”，而孟亦改判婺州云。

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造久次而称，以职闻者为之。刘原甫居外制最久，既誉望高一时，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，而刘亦雅自负，以为当得之。然久尼不得进，逮出典两郡，还朝，复居旧职且十年矣，终不用。久之，复请外补，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，颇怏怏，不自得。一日，顾官属曰：“诸君闻殿前，挥使郝质乎？已拜翰林学士矣。”或以为疑者，徐笑曰：“以今日之事准之，固当如此耳。”

国朝之制：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，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，则通计实封，满万便封国公。杜正献公既致仕，因郊祀当加恩，而食邑未满万户，特诏封祁国公，盖异礼也。其后遗表有曰：“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，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。”盖谓是云。

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，故事，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，时公启事有曰：“朝无绛灌，不妨贾谊之少年；坐有邹枚，未害相如之未至。”一时称之。

故事，臣僚封赠母、祖母不问生没，并加“太”字，曰：“太夫人、太君。政和间，待制刘安上建言：“太者，事生之尊称也。封母而别之，所以致别于其妇。既没，并祭于夫，若加之尊称，则是以尊临其夫也。以尊临夫，于名

义疑若未正。”自是，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“太”字。逮《绍兴新书》，复仍旧制。晏尚书敦复领吏部，援刘待制之言申明，且引《汉文帝纪》：“七年冬十月，令列侯太夫人、夫人无得擅征捕。”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，列侯死，子复为列侯，仍得称太夫人，盖此义也。于是追封始不复称“太”云。按：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，既升，皆止称皇后，正此比也。

旧制：执政以上始服球文，带佩鱼；待从之臣止服遇仙带，世谓之“横金”。元丰官制，始诏六曹尚书、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、佩鱼。故东坡《谢翰林学士表》曰：“宝带重金佩，元丰之新渥。”盖谓是也。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、六曹尚书下，至今止“横金”。迨拜太尉，则球文、佩鱼，盖恩礼视执政故也。

元丰官制：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，中书舍人以下皂带、佩鱼，与庶官等。大观间，始诏中书舍人、谏议大夫、待制皆许服红呈犀带、佩鱼。建炎间，复置权六曹侍郎，亦如之。

旧制：借服不佩鱼，故系衔止称“借紫”、“借绯”。政和中，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，从之。然差敕止仍旧云：可特差某职任，仍“借绯”或“借紫”而已。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“借紫金鱼袋”，若“借绯鱼袋”，然终无所据也。

凡知州军、通判、提点刑狱、转运判官、知三京赤县，皆“借绯”；知州、提点刑狱自服绯者，仍“借紫”；转运使副、知节镇州虽不服绯，亦“借紫”，谓之“隔借”；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“借紫”，谓之“带借”，中间尝历他官则不。

旧制：凡特赐绯，章服皆服涂金、宝瓶带三日。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，余非特恩未有赐者。

本朝封爵徒为虚名，户累数万。虽号实封者，亦初无其实，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。若非自请，则文臣例封文安，武臣例封武功，宗室例封天水，名号重复不可稽考。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，然馭贵之意则均也。谓宜略依古制，非有功不封，已封之县不再以封，则庶几其稍重矣。故事，文臣官至卿监官、武臣官至横行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。其后罢勋官，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、横行以上，便加封邑，则宜其众也。

集贤院学士初无班，品与诸直馆颇同，然自执政、侍从皆通为之。如吴正肃公育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、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、判南京留司御史台，皆以职闲无事故也。其后，李周自权侍郎罢，徐集贤院学士，始有旨：曾任六曹侍郎者，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，奏荐、班列并同待制。绍圣元年，又诏：曾任权侍郎以上者，立班、杂压、

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，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；余人立班、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，荫补依朝议大夫，官高者从本条。二年，罢馆职，易为集贤殿修撰。政和中，改集贤殿为右文，今右文殿修撰是也。

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，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。未几，刘希范资政珣继有是除。靖康初，为太常少卿，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。未几，刘亦继为奉常。时刘以渊圣登极恩，初易章服也。

旧制：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，盖用唐故事也。元丰官制：仆射为宰相，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，皆不书姓云。

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，见于择婿与辟客。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，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、吕惠穆公弼，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，李侍郎虚巳之婿为晏元献殊，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、杨尚书察，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，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。曾宣靖公亮、王文正曾守郢，辟庞庄敏籍为通判，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。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，辟田枢密况、孙威敏沔并为判官，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，欧阳公辞不就，复请张文定公方平，亦辞。富文忠公守并，请韩黄门维为属。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，辟蔡枢密挺自随。如此之类甚多，不可悉数，皆拔于稠人之中，而其故居位风节往往相似，前代所不及也。

童贯既败，籍其家货，得“剂成理中丸”几千斤，它物称是。此与“胡椒八百斛”者亦何异邪！

旧制：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，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。祖宗朝，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，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。

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，兼判其余百司，略如京师。居其官者谓之分司，大抵皆闲秩，故当时有诗云：“犹被妻孥教渐退，莫求致仕且分司”是也。

本朝三京虽置御史台国子监，执政、侍从庶官迭居之职，事甚简。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，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。故未置宫观时，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。官制行后，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，近岁唯责降而已。然不必居本京，盖无供职之所故也。

旧制：文臣丁忧起复，必先授武官，盖用“墨从戎”之义，示不得已也。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，初授冠军大将军，余官多授云麾将军。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。

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，每阁皆置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，谓之侍从官。然学士、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，惟天章难以为称，初置时尝以王贇为直学士，其后不复有，止除待制而已。初，诸阁唯龙图有直阁，馆职之久次与帅臣、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，然初无班缀也。其后，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

撰，通谓之“贴职”，为之者众矣。

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，以边兵训练不精，盖无专任其责者。又部署、钤辖等权任相亚，莫相统一。故每有事宜，职卑者付以懦兵，逼逐先出；位高者各据精兵，逗遛不进。是以屡致挫败。于是，首分延路兵，以为六将，将各三千余人。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，各监教一将兵马。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，分隶六将，专掌教阅。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，先教之以弓弩短兵，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。每人却俾分教十人，以次相授，一季之后尽成精兵。遇有寇警，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，多则钤辖、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，更出迭入。约束既定，总领不贰，劳逸又均，人乐为用，边备浸修，寇不敢犯矣。其后诸路皆用此制。《熙宁将法》，盖本范公之遗意也。

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，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“政事堂”，犹今之都堂也。故号令四方，其所下书曰：“堂帖”。国初犹因此制，赵韩王在中书，权任颇专，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，寻有诏禁止。其后，中书指挥事，凡不降敕者曰“札子”，犹“堂帖”也。至道中，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，拯位本在惟节之上。及覃恩迁员外郎，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，知印，以拯为虞部，惟节为屯田。其后广州又奏，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，中书降“札子”处分，升惟节于上，仍特免勘罪。至是，拯封中书“札子”奏呈，且论除授不当，并诉免勘之事，太宗大怒曰：“拯既无过，非理遭降资免勘，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！且前代中书有‘堂帖’指挥公事，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，太祖已令削去，因何却置‘札子’？‘札子’与‘堂帖’乃大同小异耳！”张洎对曰：“‘札子’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，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，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。”帝曰：“自今但干近上公事，须降敕处分；其合用札子，亦当奏裁，方可行遣。”至元丰官制行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“札子”，自后相承不废，至今用之。体既简易，给降不难。每除一官，逮其受命，至有降四、五“札子”者。盖初画旨而未给告，先以札子命之，谓之“信札”；既辞免而不允或允，又降一札；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，又降一札；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，则又降一札，谓之“照札”。皆宰执亲押，欲朝廷之务简，难矣。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：“准东上阁门告报”，则是犹未有“信札”也。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“札子”，其体与朝廷略同。然下之言上，其非状者亦曰“札子”，名同而实异，不知其义何也。

国朝之制：凡降敕处分，事皆有词，其体与诏书相类，知制诰行，皆用四六文字。元丰官制行，罢之。

富韩公之薨也，讷闻，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，且曰：“富某平生强项，今

死矣，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，卿等试揣之。”已而自曰：“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，必维为之矣。”时持国方知汝州，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，具闻此语，汗流浹背。于是，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：“虽其家以是相嘱，慎勿许之，不然且获罪。”先是，书未到，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，既诺之矣。乃复书曰：“吾平生受富公厚恩，常恨未有以报，今其家见托，义无以辞。且业已许之，不可食言，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。”卒为之。初，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，会富公镇并门，以帅莫辟之，遂起。其相知如此。

国朝故事：文臣必带直学士职，乃服金带。熙宁中，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着，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，始特膺是赐。未几，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，继得之。政和、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，纷纷甚多，不可殫纪，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。

傅献简公在英宗朝，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，章凡十余上未止。会出使契丹，既还，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，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。公固辞曰：“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，至如苟随妄计者，臣且不忍张目视之，况与之同台共职哉！”于是出知和州。后数年，丁忧服阕，至京府，时王荆公用事，素善公，谓公曰：“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。”方议以待制、知谏院还公，公谢曰：“新法世不以为便，诚如是当力论之，平生未尝欺，敢以告。”荆公大怒，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。未几，补外。再阅岁，凡六徙，困于道涂，知不为时所容，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。未几，复坐事夺官，稍复监黎阳仓，公日视事必亲，不以尝清显自待，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。任满，管勾中岳庙，筑室济源盘谷，蒔竹木，游泳其间，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，许、洛旧老与之往来，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。再任管勾崇福宫。元初还朝，益不苟合，久之，乃自吏部尚书迁中书侍郎，凡二年，薨于位。

皇初，胡文恭公宿为知制诰，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。翊日，上谓宰相曰：“前代有此故事否？”文潞公对曰：“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，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。”上意乃解，而改命舍人草制。已而台谏亦论其非，其命遂寝，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，盖起于富成于胡也。

左右史虽日侍上侧，然未尝接语，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。元丰中，王右丞安礼权修《起居注》，始有诏许直前奏事，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。

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，神宗览而悦之，即日召对便殿，访问久之，面擢为条例司属官。故事：选入未得上殿者，自此遂为故事云。

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，及为相，务简静，罕与士大夫接，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。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，日游禅寺，随僧斋粥，谈说理情，觐以自

售，时人谓之“禅钻”云。

进士以累举、推恩、特召、廷试已而唱名，次第赐进士、或同学究出身、或试监主簿、诸州文学长史、四门助教、摄诸州助教，谓之“特奏名”，自景德二年始。是岁，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。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，逐时不同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，顾怜其老而无成，而遂捐一官与之，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。故事：进士唱名，宰执、从官侍立左右，有子弟与选者，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，绅间颇以为荣事。建炎初，车驾在扬州，会放进士，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，而其子以特奏名预唱名，中立亦降阶称谢，时之年已五十余，中立七十余矣，前此所无也。

●卷中

国朝以来，凡政事有大更革，必集百官议之，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，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。熙宁初，议贡举、北郊犹如此，后厌其多异同，不复讲。及司马温公为相，欲增损贡举之法，复将使百官议，因自建经明、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，欲并议之。草具将上，先与范丞相谋，范公曰：“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，似非明夷位众之义，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，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；若众人皆随，则相君自谓莫己若矣，然后谄子得志于其间而众人默而退。媚者既多，使人或自信如莫己若矣，前车可鉴也。不若清心以俟众论，可者从不可者更，俟众贤议之如此，则逸而易成，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矣。若先漏此书之意，则谄者更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。”温公不听卒白而行之。范氏家集载此书甚详。

故事，宰辅领州而中使以事经繇，必传宣抚问。宣和间，先公守南都，地当东南水陆之冲，使传络绎不绝，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。故尝有《谢表》曰：“天阙梦回，必有感恩之泪；日边人至，常闻念旧之言。”后因生日，府掾张矩臣献诗曰：“几回天阙梦，十走日边人。”盖用表语也。矩臣退傅家，好学，喜为诗。先公为相时，欲稍荐用之，已卒矣。

旧制：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，非有盛名如杨文公、欧阳文忠、苏端明未尝辄免，故世尤以不试为重。然故事：苟尝兼摄，虽仅草一制亦复免试。渡江后，从班多不备官，故外制多兼摄者，及后为真，皆循例得免。近岁有偶未兼摄而径除者，又特降旨免试焉。

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，虽居藩府，恩典皆杀。政和中，始置宣和殿大学士，以蔡攸为之，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。其后踵之者其弟修、其子行，而孟昌龄、王革、高伸亦继为之，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，未尝居外。及革出镇大名，仍旧职以行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。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，久之亦进是职，再任恩数加之，虽前宰相亦莫及矣。

先友崔陟字浚明，年未二十举进士。待试京师，一夕梦人告曰：“汝父攘羊，恐不复见汝登科矣。”及寤，意大恶之。既果被黜还家，见有羊毛积后垣下，问何自得之，其父曰：“昨有羊突入吾舍者，吾既烹而食之矣。”陟因大惊而不敢言所梦。未几，其父卒。后数年乃登第，后坐元符末上书论时事编入党籍，仕宦连蹇不进。先公领裕民局，辟为检讨官。未几局罢，后以宿州通判终。

宗室士东字明发，少好学，喜为文，多技艺。尝画韩退之、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《高轩过图》，极萧洒，一时名士皆为赋之。又尝学书于米元章，予尝见所藏元章一帖曰：“草不可妄学，黄庭坚、钟离景伯可以为戒。”而鲁直集中有答僧书云：“米元章书公自鉴其如何，不必同苏翰林玄论也。”乃知二公论书素不相可如此。

程嗣真字儒臣，文简公之子也。少喜学书，自谓独得古人用笔之妙，尝评近代能书者曰：“苏才翁书笔势迟怯，吴越人无识颇学之，自余为辨之后，此间人亦知非也。蔡君谟但能模学前人点画，及能草字而已。周子发书妙出前辈，至于草书殊未得自悟之意。古人自悟者，惟张旭与余而已。”钱塘关氏蓄其书数卷，信为高古，今世不复见矣。

张友正字义祖，退傅邓公之子。自少学书，常居一小阁上，杜门不治他事，积三十年不辍，遂以书自名，神宗尝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。予顷在馆中，与其族孙巨山同舍，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，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，词语皆如晋宋间人。盖阅古书之久，不自知其然也。

杜岐公既致仕，还家。年已七十，始学草书，即工。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：“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，笔绝意在为佳耳。”笔势纵逸有如飞动，纸尾书“时年七十八”字。又见有少时所节《史记》一编，字如蝇头，字字端楷，首尾如一。又极详备，如《禹本纪》九州所贡名品，略具苏子瞻作《李氏山房记言》，余犹及见。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而不可得，幸而得之，皆手自书，日夜读诵，惟恐不及，正此类邪。

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。刘丞相莘老签书判官事时年尚少，苏公大器爱之。元中，刘公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苏公为尚书左丞，同秉政。尝因祠事各居本省致斋，刘公有《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》曰：“膺门早岁预登龙，俭莫中间托下风。敢谓弹冠烦贡禹，每思移疾避胡公。论文青眼今犹在，报国丹心老更同。夜直沉迷坐东省，斋居清绝望南宫。”苏公和曰：“五年班缀望夔龙，曾托庇雨风。末路自怜黄发老，早时曾识黑头公。升沉不改交情见，出处虽殊趣舍同。漫扣芜音答高唱，终惭下管应清宫。”苏门下子由时为右丞，亦和曰：“雷雨年年起卧龙，穆然台阁有清风。一时画诺虽云旧，晚岁吁俞本自公

。松竹经寒俱不改，盐梅共鼎固非同。新诗和遍东西府，律吕更成十二宫。

”时朝廷和此诗者甚众，往往见于名士文集中。

神宗患本朝《国史》之繁，尝欲重修《五朝正史》，通为一书，命曾子固专领其事，且诏自择属官。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，朝廷以布衣难之，未几撰《太祖皇帝总叙》一篇以进，请系之《太祖本纪》篇末，以为《国史》书首。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、知人善任使，与汉高祖同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。因具论之，累二千余言。神宗览之，不悦曰：“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，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！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，成书将复几何？”于是书竟不果成。

祖宗时，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，一使臣一官者，属官也，每季得奏事京师。军旅之外，他无所预。徽宗朝，易名廉访使者，仍俾与监司序官，凡耳目所及皆以闻，于是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，于是颇患苦之。宣和中，先公守北门，有王褒者，宦官也，来为廉访使者，在辈流中每以公廉自喜，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，极相亲事。会入奏回，传宣抚问毕，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闻，上意甚悦，行召还矣。先公退语诸子，意甚耻之，故《谢表》有曰：“老若李庸阝，久自安于外镇；才非萧傅，敢雅意于本朝。”长兄义之文，盖具著先公之意也。

方王氏之学盛时，士大夫读书求义理，率务新奇，然用意太过，往往反失于凿。有称老杜《禹庙》诗最工者，或问之，对曰：“‘空庭垂橘柚’谓厥包橘柚锡贡也，‘古屋画龙蛇’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，此皆著禹之功也，得不谓之工乎？”

崇宁初，蔡太师持绍述之说。为相，既悉取元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，指为谤讪而投窜之。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，谓之“党籍碑”，且将世世锢其子孙。其后再相也，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为说。叶左丞为祠部郎，从容谓之曰：“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，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，以昭示来世，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。”蔡大感寤，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。胡尚书直孺闻之，叹曰：“此人宜在君侧。”

祖宗时，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“锁厅者”，谓锁其厅事而出。而后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谓之“锁中”，甚无义理。

《汉书食货志》盐铁丞孔仅咸阳言：“山海，天地之藏，宜属少府，陛下弗私，以属大农佐赋。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鬻盐，官与牢盆。”注苏林曰：“牢，价直也，今世言顾手牢。”如淳曰：“盆，鬻盐盆也。鬻，古煮字，今煎盐之器谓之盘，以铁为之，广袤数丈，意盆之遗制也。”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，制作甚精，非官不能办。然亦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，烈火然其

下而不焚，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。

韩忠献公罢相，初授守司徒兼侍中、镇安、武胜军节度使，公引故事，以为祖宗旧制惟宗室近属方授两镇，臣若逾越常制，是开迩臣希望僭忒之源。神宗不从，固辞，至于再三，乃改授淮南节度使。元丰间，文潞公加两镇，亦不敢拜。

陈正字无己，世家彭城，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。所居近城，有隙地林木，间则与诸生徜徉林下，或愀然而归，径登榻，引被自覆，呻吟久之。矍然而兴，取笔疾书，则一诗成矣。因揭之壁间，坐卧哦咏，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。有终不如意者，则弃去之，故平生所为至多，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。今世所传率多杂伪，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。

魏衍者字昌世，亦彭城人，从无己游最久，盖高弟也。以学行见重于乡里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，因不事举业，家贫甚，未尝以为戚，唯以经籍自娱。为文章操笔立成，名所居之居曰“曲肱轩”，自号“曲肱居士”。政和间，先公守徐，招置书馆，俾余兄弟从其学，时年五十余矣，见异书犹手自抄写，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。建炎初死于乱，平生所为文今世无复存者，良可叹也。

魏昌世言无己平生恶人节书，以为苟能尽记不忘固善，不然徒废日力而已。夜与诸生会宿，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。或以为可待旦者，无己曰：“不然，人情乐因循，一放过则不复省矣。”故其学甚博而精，尤好经术，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。

刘待制安世晚居南京，客或问曰：“待制闲居何以遣日？”正色对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，唯日不足，而可遣乎！”

曾尚书喜理性之学，中年提举淮西学事，游五祖山，凭栏卜兄若有所得者，因为偈曰：“四大本空，五荫皆蕴。灵台一点，常现圆明。”

旧制：辅臣典藩，监司客位下马，就厅上马。先公顷在北都时，诸使者守此制甚谨，每相访，将起，必牵马就厅，索轿再三乃敢登轿。

韩献肃公再相，其弟黄门公在翰苑当制。其后曾丞相子宣拜相时，其弟子开为翰林学士当制。初子开除吏部郎中，子固掌外制，告祠子固为之。近岁中书舍人当制而兄弟有除授，多引嫌，俾以次官行。

《新唐书》初成时，韩忠献公当国，以其出于两人，文体不一，恐惑后世，遂建请诏欧阳文忠公别加删润以一之。公固辞，独请各出名，从之。王年至云。

刘羲仲字壮舆，道原之子也。道原以史学自名，羲仲世其家学，尝摘欧阳公《五代史》之讹误为纠缪，以示东坡，东坡曰：“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

，王荆公谓余曰：‘欧阳公修《五代史》而不修《三国志》，非也，子盍为之乎？’余固辞不敢当。夫为史者，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，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！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，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。”

乾德二年，以兵部侍郎吕余庆、薛居正并本官参知政事。先是已命赵普为相，欲命居正等为之副而难其名称，诏问翰林承旨陶谷，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？对曰：“唐有参知政事，参加机务故以命之，仍令不宣制、不押班、不知印、不升政事堂，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，殿庭别设砖位于宰相后，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，月俸杂给半之。”盖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。史臣钱若水等曰：“按唐故事，裴寂为右仆射参知政事，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，魏征为秘书监参议朝政，萧为特进参议政事，刘洎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，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，然并宰相之任也。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，既而谓崔知温曰：‘待举等历任尚浅，未可与卿等同称。’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，以此言之，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。今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丞相故事为对，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，失之矣，议者惜之。”余以谓凡此官称皆唐一切之制，非有高下、等级著为定令也，亦何常之有。至唐中叶以后，虽左右仆射不兼平章事皆不为宰相，则平章之重也久矣，故本朝因之。既政事自中书门下出，则平章事固中书门下之长官也。御史台自为风宪之地，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厕于中书门下之列，独不为紊乱乎？如必用汉制者，则丞相以下举易其名可也，史臣之论亦未为允。

凡带职诸学士结衔皆在官上，待制、修撰乃在官下。宣和间，薛太尉昂罢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，时寄禄官已至特进，故特结衔在官下，其后遂为故事，特进授学士结衔皆在下云。

诗人之盛莫如唐，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，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，尝以示王介甫，且俾择其尤者。公既为择之，因书其后曰：“废日力于斯良可叹也，然欲知唐人之诗者，只此足矣。”其后此书盛行于世，《唐百家诗选》是也。

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德符，尝请问作诗之要，崔曰：“凡作诗工拙所未论，大要忌俗而已。天下书虽不可不读，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。”去非亦尝语人，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，有不可不读者。慎不可读者，梅圣俞；不可不读者，陈无己也。

滕龙图达道布衣时，尝为范文正公门客。时范公尹京，而滕方少年，颇不羁，往往潜出狭邪纵饮，范公病之。一夕至书室中，滕已出矣，因明烛观书以俟，意将愧之，至夜分乃大醉而归，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，滕略无畏惧，长揖而问曰：“公所读者，何书也？”公曰：“《汉书》也。”复问：“汉高祖

何如人公？”逡巡而入。

刘丞相莘老初拜右仆射，表略曰：命相之难为邦所重，惟皇盛世尤慎，此官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，勋业继踵裁五十二人。刘公拜相实元五年庚午，距今绍兴十年庚申五十年矣，继踵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，通前凡八十人焉。

王荆公、司马温公、吕申公、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，特相友善，暇日多会于僧坊，往往谈燕终日，他人罕得而预，时目为“嘉四友”。

吕太尉惠卿赴延安帅道出西都时，程正叔居里中，谓门人曰：“吾闻吕吉甫之为人久矣而未识其面，明旦西去必经吾门，我且一覩之。”迨旦，了无所闻，询之行道之人，则曰：“过已久矣，而道旁多不闻者。”正叔叹曰：“夫以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行道中，而能使悄然无声，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。其立朝虽多可议，其才亦何可掩也！”

太仆寺总诸马监斥卖粪土，岁入缗钱甚多，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时之须。绍圣间，宗室令铄为太仆卿，性勤吏事，检核出纳未尝少怠，吏不能欺，居数年积钱倍于常时，至数十万缗。一日与其贰以职事同对哲宗，问：“闻马监积钱甚多，其数几何？”令铄唯唯，再问，则对曰：“容契勘别具奏闻。”既退，其贰怪之，问曰：“公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其勤，今日上问奈何不以实对？”令铄叹曰：“天子方富于春秋，以区区马监而闻积钱如此，其多谓天下之富称是，吾故不对，惧启上之侈心也。”贰谢非所及。此事先公言之。

政和中，杜相充以列卿使辽时，新更左右仆射为太宰、少宰，既至虏馆，伴者问：“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据乎？”杜曰：“曾读《周礼》否？”虏不悦曰：“《周礼》岂不尝读正！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则天官之长也，小宰、中大夫二人其属耳，安得相抗而为二宰哉！”杜无以应，及还，以失言被黜。

近岁使相节度使惟加检校，封邑则降麻。若除知判州府，止舍人命词领宫观，又止降敕。

唐中叶以后，宰相兼判度支最为重任。国朝开宝五年，尝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、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，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湖、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。明年薛拜相，仍领转运使事。又命平章事沈义伦兼提点剑南转运使，盖袭唐之遗制也。仁宗朝司马温公为谏官，以天下财用不足建请置总计使，用辅臣领之，以总天下之财。绍兴初，孟观文庚以参知政事兼总制户部财用，然不入衔。

？宣和中，三公三孤皆具。太师三人：蔡京、童贯、郑绅；太傅一人：王黼；太保二人：郑居中、蔡攸；少师一人：梁师成；少傅一人：余深；少保二人：邓洵武、杨戩。

景德四年，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立班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之上。惟

吉、保吉俱带平章事而保吉先拜，真宗令史馆检讨故事，准唐武德中诏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，从之。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上，虽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。

余顷见史院《神宗国史稿富韩公传》，称少时范仲淹一见以王佐期之，蔡太师大书其旁曰：“仲淹之言，何足道哉！”

宣和中，王鼎为刑部尚书，年甫三十，时卢枢密益、卢尚书法原俱为吏部侍郎而并多髯，王嘲之曰：“可怜吏部两胡卢，容貌威仪总不都。”卢尚书应声曰：“若要少年并美貌，须还下部小尚书。”闻者以为快。

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，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。以分至日不设椅桌，唯用平面席褥，不焚纸币，以子弟执事，不杂以婢仆，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。又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，参酌而用之，名曰《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》，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，如分至之外，元日、端午、重九、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，以为虽出于世俗，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，其说多近人情，最为可行。

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，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，命巩褫带而已，衫帽自如，巩顾见不敢。公曰：“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，一饭皆君赐也，享君之赐敢不敬乎？予自食某之食，虽衩衣无害也。”

范忠宣公守许昌，邹侍郎志完为教授，尝因宴集吏请乐语，公命邹为之，邹辞以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，恐非所宜，公深引咎谢焉，自是大相知。元符中，邹以谏官论立后事，由是知名，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訾，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。其子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，且缴《元疏》副本上之，诏以付史馆。予尝得见之，缓而不迫、薰然忠厚之言也。

李修撰夔，丞相纲之父也，政和中除守南阳，迓者至，问帑廩所积几何？吏对尚可支半年，夔惊曰：“吾闻国无三年之储，国非其国也，今止半年，何可为哉！”即日上章请宫祠。

赵字德进，宋城人，少治《易》。时龚深甫《易解》新出，世未多见，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，则徒步往见，独携饼十数枚以行。既至其门，求见主人，问以借书之事，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，辞曰：“所为来者欲见《易解》耳，非乞食也。”主人嘉其意，方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。阖户昼夜写录，饥则啖所携之饼，数日而毕，归书主人，长揖而还。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，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，叩门久方应。窥其何为，则抄书如平时，其励志如此。后数年始登科，然迄以刚故寡所合。先公初秉政，荐为敕令所删定官，方改京秩。晚节益不喜仕，筑室南都城北，杜门不交人事，有园数亩，杂植花木，日居其间，乡人目之为“独乐园”。然晚复再娶，年颇相悬，刘待制器之戏曰：“岂谓

‘独乐园’中乃有‘少室山人’乎？”建炎初，乡人竞为迁徙计，独留乡里自如，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，闻命不食数日而卒，时年七十余矣。

国朝应差遣多结衔在官上，内则如枢密使、副使、三司使，外则如转运使、副使、提点刑狱皆然。官制后悉移在下，惟奉使外国者犹如故。近岁皆在下矣。

吴少宰敏政和间为中书舍人，年方二十八，后为给事中，罢。宣和末年复召为给事中，内禅之夕骤拜门下侍郎，未几迁知枢密院，明年遂拜少宰，时三十八。数月之间周历三省、枢密院，顷所未有也。

范仆射宗尹为参知政事时年三十一，拜相时三十二，卒时三十九，然有五子，皆已娶妇，兼有孙数人。论者谓其享年虽不永，而人间之事略备，岂物理亦有乘除也欤！

刘贡甫旧与王荆公游甚密，荆公在从班，贡甫以馆职居京师，每相过必终日。其后荆公为参知政事，一日贡甫访之，值其方饭，使吏延入书室中，见有草稿一幅在砚下，取视之，则论兵之文也。贡甫性强记，一过目辄不忘，既读复置故处。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，径入其便坐非是，因复趋出待于庑下。荆公饭毕而出，始复邀入，坐语久之，问贡甫近颇为文乎？贡甫曰：“近作《兵论》一篇，草创未就。”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？则以所见草稿为己意以对。荆公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，默然良久，徐取砚下草稿裂之。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，苟有能同之者，则以为流俗之见也。

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，居许下，多杜门不通宾客。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，伺候于门，弥旬不得通。宅南有丛竹，竹中为小亭，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。乡人既不得见，则谋之阍人，阍人使待于亭旁。如其言。后旬日果出，乡人因趋进，黄门见之大惊，慰劳久之曰：“子姑待我于此。”翩然复入，迨夜竟不复出。

范忠宣谪居永州，客至必见之，对设两榻，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，径就枕，亦授客一枕，使与己对卧。数语之外，往往鼻息如雷，客待其觉，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。

先公守南都时，有直秘阁张山者，开封人，判留司御史台事，年八十余矣。视听、步履、饮食悉如少壮，或问何术至此？曰：“吾无他术，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，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。其法用香附子、姜黄、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，辰起空心服三四钱，名‘降气汤’。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，多由气不降，故下虚而上实，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。乡人有效之者，或返致虚弱，盖香附子、姜黄泻气太甚，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？意其别有他术，特托此药以罔人。及渡江，见一武官王升者，亦七十余矣，康强无疾。问何所服食

，则与山正同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，不可强也。

《唐史》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，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，帝召问之，因得留语。又蒋伸为翰林学士，宣宗雅爱伸，一日因语合旨，三起三留，曰：“他日不复独对卿矣。”伸不喻，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以此言之，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。本朝宰执曰“同进呈公事”，遇欲有所密启，必先语阁门使奏知，进呈罢乃独留，谓之“留身”，此与唐制颇异。

赵康靖公概既休致，居乡里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：几上一贮黄豆，一贮黑豆，一空。又间投数豆空器中，人莫喻其意，所亲问之，曰：“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，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，用以自警。始则黑多于黄，中则黄多于黑，近者二念俱忘，亦不复投矣。”

仁宗一日语辅臣曰：“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，聚众十余万人，且为变，如何？”众未及对，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，越次进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仁宗曰：“姑言何处以，无问所从得也。”公固请不已，仁宗曰：“有内臣出使回言之。”公曰：“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，岂应有此！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，不治则乱之道也。”仁宗寤，立黜宦者。

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，朱_二之乱既平，凡从行者悉赐号“奉天元从定难功臣”，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，浸相踵为故事。本朝循此制，宰相、枢密使初拜，赐焉；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，遇加恩乃有之，刺史以上止加阶勋，勋高者亦或赐。中书、枢密赐“推忠协谋同德佐理”，余官则“推诚保德奉义翊戴”，掌兵则“忠果雄勇宣力”，外臣则“纯诚顺化”，每以二字协意，或造或因，取为美称。宰臣初加即六字，余并四字，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，多者有至十余字，又有“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”之号，文武迭用焉。中书、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，亦有不改者。其诸班直、禁军将校赐“拱卫供奉”之号，遇加恩但改其名，不过两字。元丰中，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，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，诏从之。近岁始复以赐大将，皆创为之名，非复旧制矣。

元丰官制既罢馆职，独置秘书监少监，丞郎、著作郎、佐郎、校书郎、正字，谓之“秘书省职事官”，然不兼领他局，专以校仇、著撰为职。元间复置馆职，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，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，或领内外职任，不必专在馆中。校书郎、正字凡试中者，满二年乃授校理。绍圣初，复罢之。建炎间，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，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，盖考之不详也。

元执政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，既复馆职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。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，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，而以职为行、守、试。

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。然余观元丰官制，既职事官各有杂压，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，故自六尚书、翰林学士而除中丞，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，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，若使带职而为之，则无此嫌矣。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，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，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，及前执政入为尚书，皆带殿学士之类。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，且于人品秩无伤，此则带职为便，其余自依官制可也。

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，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，则进奏院隶焉。谏官以言为职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，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。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，则太史局隶焉。太常礼乐之司，则教坊隶焉。

包孝肃公之尹京也，初视事，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。公徐命阖府门，令吏列坐阶下，枚数之，以次进。取所持案牘遍阅之，既阅，即遣出数十人，后或杂积年旧牘其间，诘问辞穷。盖公素有严明之声，吏用此以试且困公，公悉峻治之，无所贷。自是吏莫敢弄以事，文书益简矣。天府虽称浩穰，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，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，得省事之要故也。

元初再复制科，独谢中格特赐进士出身补大郡职官，具状辞免云：“所有告敕未敢祔氏受。”而以“祔氏”为“祔氏”，以“受”为“授”，士大夫间传以为笑。谏官刘器之疏论之曰：“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，为严挺之所讥而罢，今陛下当右文之代，初复制举，岂容有‘祔氏授’贤良乎？”字公定，希深之孙，亦有文采，“祔氏授”盖笔误也。

熙宁间苏丞相奉使契丹，道过北京，时文潞公为留守。燕会以，文公因问魏收有“逋峭难为”之语，人多不知“逋峭”何谓，苏公曰：“闻之宋元宪公云《事是本经》，盖梁上小柱名，取有折势之义耳”。苏公以文人多用近语而未及此，乃用是语为一诗纪席上之事献文公曰：“高燕初陪听拊鞞，清谭仍许奏挥犀。自知伯起难逋峭，不及淳于善滑稽。舞奏未终花十八，酒行先困玉东西。荷公德度容狂简，故敢忘怀去町畦。”

公卿三品以上既薨，其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请谥，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，博士撰议。考功审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参议，具上中书门下，宰臣判准始录奏闻，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，省官有异议者，听具议以闻。然故事集议日请谥之家例设酒馔，厥费不貲，或者惮此因不复请。景中，宋宣献公判都省，建言：“考行易名用申劝沮，而飧其私馈，颇非政体，请自今官给酒食。”从之。然亦有其家不自请而人为之请而得谥者，若杨侍读徽之既卒，久之，其外孙宋宣献公为请而谥“文庄”；宋尚书祁既薨，张安道为请而谥“景文”；张公既薨，遗命毋得请，而苏黄门子由援此二例为言，遂谥“文定。”兵兴以来，请谥之礼几废，张恚中书卒，汪翰林藻为之请，遂谥“忠穆”，然有

司自定而已，非复集官参议。

国朝以来，凡谥者多褒其善而已，未有贬其恶者，惟钱文僖惟演初请谥，博士张环议以为惟演尝坐党附外戚及妄议庙，为宪司所纠左降偏郡，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，因合“敏而好学”、“贪以败官”二法，谥曰“文墨。”其子暖诉于朝，礼官议以为惟演自左降后能率职自新，应“追悔前过”之法，宜谥曰：“思。”其后暖等复诉不已，竟改“文僖”。陈执中丞相初请谥，韩持国黄门时为博士，合“宠禄光大”、“不勤成名”二法，谥之曰“荣灵”。张文定公疏论其非，因诏太常再议，众礼官议应“不懈于位”之法，曰“恭”，考功杨南仲请谥曰“恭襄”，何剡密直请谥为“厉”，屯田员外郎黄师旦乞谥为“荣”，尚书省众议从“恭”，诏从众议。

凡侍从官以上乞致仕者，虽优进官资而不许带职。熙宁中始许致仕者仍带旧职，于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学士致仕。未几，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，会韩魏公寄诗贺之，公和篇曰：“报国勤劳已蔑闻，终身荣遇最无伦。老为南亩一夫去，犹是东宫二品臣。侍从籍通清切禁，啸歌行作太平民。欲知贪旧君恩厚，二者难兼始两人。”盖谓是也。官制行，职事官致仕仍许带职事官，著为令。

唐制：礼部郎官掌百官笺表，故谓之“南宫舍人”。国朝常择馆阁中能文者同判礼部，便掌笺表，有印曰“礼部名表之印”。王文恭初以馆职为之，其后就转知制诰，又就迁学士，仍领，辞不受曰：“御史中丞岁时率百官上表，而反令学士、舍人掌诏诰之臣主为缮辞定草，既轻重不伦，亦事体未便。今失之尚近，可以改正，欲乞捡会旧例，以礼部名表印择馆职中有文者付之，则名分不爽矣。”议者是之。及官制行，遂复唐之旧云。

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，家贫甚，僮仆不具，多躬执贱役。一日，自秣马。会例赐御书，使者及门适见之，嗟叹而去。归以白上，上大惊异，他日以语宰相，遂命知广安军。刘原甫为赋诗美其事。熙宁中为知制诰，坐封还李定除御史词头，与宋次道、苏子容俱得罪，于是名益重。云：“待诏先生穷巷居，箪瓢屡空方晏如。自探井臼秣羸马，却整衣冠迎赐书。王人驻车久叹息，天子闻之动颜色。饱死曾不及侏儒，牧民会肯输筋力。诏书朝出蓬莱宫，绣衣还乡由上衷。君今已作二千石，亦复将为第五公。”右原甫赠才元诗也。

●卷下

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，司马温公居相位，以病不能骑，乃诏许肩輿至内东门，盖特恩也。建炎初，驻蹕扬州，以通衢皆砖霜滑不可以乘马，特诏百官悉用肩輿出入。

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，作堂于后圃，名曰“庆朔”。未几易守丹阳

，有诗曰：“庆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开。如今忆着成离恨，氏托春风管句来。”予昔官江东，尝至其处，龔诗壁间，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，云：“春风，天庆观道士也，其所居之室曰‘春风轩’，因以自名，公在郡时与之游，诗盖以寄道士云。”

汪彦章言：顷行淮西一驿舍，中壁间有王荆公题字曰：“邮亭桥梁不修，非政之善；乍希厨傅以称过使客，又于义有不足。”如此足矣。

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，于琅邪山间作亭，名曰：“醉翁”，自为之记。其后王诏守滁，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，流布世间，殆家有之，亭名遂闻于天下。政和中，唐少宰恪守滁，亦作亭山间，名曰“同醉”，自作记，且大书之立石亭上，意以配前人云。

东坡既南窜，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，诏从之。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，而吏畏祸，所在石刻多见毁。徐州黄楼东坡所作，而子由为之赋，坡自书，时为守者独不忍毁，但投其石城濠中，而易楼名“观风”。宣和末年，禁稍弛，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，鬻者大见售，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。有苗仲先者适为守，因命出之，日夜摹印，既得数千本，忽语僚属曰：“苏氏之学法禁尚在，此石奈何独存！”立碎之，人闻石毁，墨本之价益增。仲先秩满，携至京师，尽鬻之，所获不贖。

国朝财赋之入，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，条目其繁，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，吏因得肆为奸利，民用重困。仁宗朝，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，使当官者易于省察，可以绝吏奸。论者皆以其言为然。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，独以为不可，曰：“今随类并合，诚为简便，然既没其窠名，莫可稽考，他日有兴利之臣，必复增之，则病民益甚矣。”于是众莫能夺。

宗室令少有俊名，一时名士多与之游。元间执政荐之帘前，欲用以为馆职，曰：“令非特文学可称，吏能亦自精敏，其为人材实未易得。”宣仁后曰：“皇亲家惺惺者直是惺惺，但不知德行如何，不如更少待。”于是遂止。建炎间，余避地饶州之德兴县，令时亦在焉，自言如此。

国朝制科初因唐制，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，详明吏理、达于教化，凡三科，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、黄衣、草泽人并许诸州，及本司解送上吏部，对御试策一道，限三千字以上。咸平中，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。景德中，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博通坟典达于教化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、武足安边洞明韬略、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、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。大圣七年，夏诏应内外京朝官，不带台省馆阁职事、不曾犯赃罪及私罪、情理轻者，并许少卿监以上奏举，或自进状，乞应前六科，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，卷五道。候到，下两省看详，如词理

优长堪应制科，具名闻奏。差官考试，论六首。合格，即御试策一道。又置高蹈丘园、沉沦草泽、茂才异等三科，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、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，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，即纳所业策论十卷，卷五道，看详，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，审察乡里名誉，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，实有文行可称者，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，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。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，熙宁中悉罢之，而令进士廷试，罢三题而试策一道。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，然未有应诏者。

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，元末再相。属宣仁上仙，以旧臣例请退，上再三坚留之，不可，则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。陛辞，上面谕曰：“有所欲言，附递以闻。”至陈久之。时元用事之臣投窜江湖皆已逾岁，即上章恳论请悉放还，其辞略曰：“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，已更年祀，未蒙恩旨，久困拘囚。其人等或年齿衰残，或素萦疾病，不谙水土，气血向衰，骨肉分离，举目无告。将恐殒先朝露，客死异乡，不惟上轸圣怀，亦恐有伤和气。恭惟陛下圣心仁厚，天纵慈明，岂有股肱近臣，簪履归物，肯忘轸恻，常俾流离？但恐一二执政之臣记其往事，嫉之太甚，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。启迪之际不为详陈，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，只因持心失恕，好恶任情，以异己之人为怨讎，以疑似之言为谤讟，违老氏‘好还’之诫，忽孟轲‘反尔’之言。误国害公，覆车可鉴，岂可尚遵前辙，靡恤效尤哉！”章既上，即束装计程。既达，且有命，即大会僚佐中，果被谪，落职知随州。拜命毕，交州事通判主席，复就坐终宴而罢，明日遂行。

王侍郎涣之常言：乘车常以颠坠处之，乘舟常以覆溺处之，仕宦常以不遇处之。无事矣。

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，久之，未有意思。一日昼寝，梦伟丈夫，称是寇莱公来访。已共语久之，既即，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，顷刻而就。以示张文潜，文潜曰：“有一字未甚安，请试言之。盖碑之末，初曰：‘公之勋在史官，德在生民，天子虚己听公，西戎、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，然一赵济能摇之。’窃谓‘能’不若‘敢’也。”东坡大以为然，即更定焉。

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，狄武襄公始隶军籍，王公唱名自内出，传呼甚宠，观者如堵，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，或叹曰：“彼为状元，而吾等始为卒，穷达之不同如此！”狄曰：“不然，顾才能如何尔。”闻者笑之。后狄公为枢密使，王公为副，适同时焉。

唐诸镇节度使皆有上佐、副使、行军长史、司马之类是也，名位率与主帅相亚，往往代居其任。董晋以故相在宣武，陆长源以御史大夫为之司马，裴晋

公以宰相领彰义节度，马总以刑部侍郎为之副使，其后皆因补其处。国朝咸平中，张文定公齐贤以右仆射为宁、环庆等州经略使兼判州，而奏请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判官。庆历中西边用兵，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为陕西经略招讨使，而韩魏公、范文正公皆以杂学士为副使，又别置判官，皆唐之上佐类也。其后逐路设经略安抚使，亦置判官一员，兵罢皆省。熙宁中，吕汲公建言：“今缘边经略使独任一人，而无僚佐、谋议之助，虽有副总管、钤辖之属，皆奉节制备行阵，非有折冲决胜之略预于其间。朝廷每除一帅，幸而得能者，则一路兵民实受其赐；不幸不才与焉，则是以三军之众一听庸人所为也。请诸路经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，朝廷选差素有才略职司以上人充。参谋一人，委经略使奏辟知边事、有谋略知县以上人充。盖自古设官必置贰立副者，所以纾危难而适时用，聚聪明而济不及也。如此则可用之，士不以下位而见遗，中材之帅又以人谋而获济，兼得以博观已试之效，以备缓急之用。”不报。建炎三年，诏两浙西路、江南东路、江南西路各置安抚大使，浙西治镇江府，江东治池州，江西治洪州。又置参谋、参议各一人，自是之后诸路往往有之矣。

西京一僧院，后有竹林甚盛，僧开轩对之，极潇洒，士大夫多游集其间。一日，文潞公亦访焉，大爱之，僧因具榜乞命名，公欣然许之，携榜以归，数月无耗，僧往请则曰：“吾为尔思一佳名，未之得也，姑少待。”后半年方送榜还，题曰“竹轩。”余观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当理而无疵者极少，潞公之语虽质，然不可破也。

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《表忠观碑》，或持以示王荆公，公读之沉吟曰：“此何语邪！”时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诋讪此之，公不答，读至再三，又携之而起，行且读，忽叹曰：“此《三王世家》也，可谓奇矣。”客大惭。

熙宁、元丰间，有僧化成者以命术闻于京师，蔡元长兄弟始赴省试，同往访焉。时问命者盈门，弥日方得前，既语以年月，率尔语元长曰：“此武官大使臣命也，他时衣食不阙而已，余不可望也。”语元度曰：“此命甚佳，今岁便当登第，十余年间可为侍从，又十年为执政，然决不为真相，晚年当以使相终。”既退，元长大病不言，元度曰：“观其推步鹵莽如此，何足信哉！更俟旬日再往访之，则可验矣。”旬日复往，僧已不复记识，再以年月语之，率尔而言悉如前说，兄弟相顾大惊。然是年遂同登科，自是相继贵显。于元长则大谬如此，而元度终身无一语之差，以此知世所谓命术者，类不可信，其有合者皆偶中也。

钱龙图昂性刚介，最恶人过称官秩，曰：“近岁士大夫例福薄。”或疑而问之，答唬骸白？已有官不自以为称，而妄取他人官而称之，岂非福薄邪？”

翟资政公巽喜嘲谑，初为秘书郎，同列多见侮谑。时俞尚书桌亦同在省中，尝会饮。明旦，翟自外至，抗声问曰：“俞桌安在？”众愕然，俞亦自失，翟徐曰：“吾问昨夕余沥，欲复饮耳。”众始大笑。它日或谏止之，翟曰：“同列相嘲戏，三馆之旧也。吾欲修故事耳，岂得已哉，”平日谈论喜作文语，虽对使令亦然。为中书舍人时，后省有庖者，艺颇精，翟亟称之，后更懈怠，众以尤翟曰：“此小人也，而公数称奖之，故令如此，公自治之。”翟不得已呼使前责曰：“汝以刀匕微能，数见称赏，而敢疏慢如此，使众人以骄灌夫之罪归汝，文于汝安乎？”左右皆匿笑，而庖竟不解为何等语也。

先公旧有小吏曰柴援，自言周室之裔，颇能诗。尝有《寄远诗》曰：“别时指我堂前柳，柳色青时望子时。今日柳绵吹欲尽，尚凭书去说相思。”又有客舍诗曰：“只影寄空馆，萧然饥鹤姿。秋风北窗来，问我归何时？”其佳句可喜多此类。先公屡欲官之，未及而卒。世谓诗能穷人，此尤其甚者也。

欧阳文忠公为滑州通判，有秘书丞孙琳者签书判官事，自言顷被差与崇仪副使郭咨均肥乡县税，尝创为千步方田法，公私皆利，简当易行。未几，召入为谏官，会朝廷方议均税，因荐琳咨使试其法，诏从其请。起自蔡州一县，以方田法均税事，方施行而议者多不言便，遂罢。后秉政适复有旨置均税司，命官分均陕西、河北税。命下，两路骚然，民争斫伐桑枣逃匿，又群诉于三司者至数千人。公复上疏请罢之，且言：“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，闻今事有不便，臣固不敢缄默也。”事亦寻寝。

吕大尉惠卿元间贬建州，绍圣初复起，语人曰：“吾在谪籍九年，虽冷水亦不敢饮，设有疾病，则好事者必谓吾戚戚所致矣。”

汪彦章言顷有一士人，忘其名，初以进士登科，后为法官至刑部侍郎，尝有表曰：“臣本实儒生，初非法吏。清朝夺其素守，白首困于丹书。”虽以文辞自名者，无以过也。

旧制召试馆职，诗、赋各一篇。治平中东坡被召，自言久去场屋，不能为诗赋，乃特诏试论二篇。神宗时，御史吴申言：“试馆职止于诗赋，非经国治民之急，请罢诗赋，试策三道，问经史时务，每道问十事以上，以通否定高下去留。”于是诏自今试馆职，论一首，策一道。建炎再复试法，唯策一道。

东坡既谪黄州，复以先知徐州日不觉察妖贼事取勘，已而有旨放罪，乃上表谢，神宗读至“无官可削，抚已知危，”笑曰：“畏吃棒邪。”

张や舍人言柳子厚平生为文章，专学《国语》，读之既精，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论以非之，此正世俗所谓“没前程”者也。又言子厚《感遇》二诗始终用太子事，不知其何谓。

陕人薛公度言：少时犹及见司马温公自洛中来夏县上冢，乡人皆集，父老

或请曰：“愿闻资政讲书，以为乡里之训。”公欣然为讲《孝经庶人章》。

元间，蔡太师以待制守永兴，值上元阴雨，连三日不得出游。十七日雨止，欲再张灯两夕，而吏谓长安大府常岁张灯所用膏油至多，皆预为备，今尽。临时营之，决不能办。蔡固欲之，或曰：“唯备城库贮油甚多，然法不可妄动。”亟命取用之，已而为转运使所劾。时吕汲公为相，见之曰：“帅臣妄用油数千斤，何足加罪乎？”寝其奏不下。

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，官为屯田员外郎，故世号“柳屯田”。其词虽极工致，然多杂以鄙语，故流俗人尤喜道之。其后欧、苏诸公继出，文格一变至为歌词，体制高雅，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，然流俗好之自若也。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，因谈歌词，力诋柳氏，旁若无人者。有老宦者闻之，默然而起，徐取纸笔，跪于季高之前请曰：“子以柳词为不佳者，盍自为一篇示我乎？”刘默然无以应，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。

王保和革为开封尹，专尚威猛，凡盗一钱皆杖责配流。一日杖于市稠人中，有掷书一册其旁者，亟取视之，则其卧中物也，因大惊，捕逐，竟不得。宣和末，河北盗起，以选出守大名，惨酷弥甚，得盗辄杀之，然盗愈炽。革自以杀人既众，且惩开封之事，常惧人图己，所居辄以甲士环绕，然每对客必焚香。吕本中舍人时从辟为师属，私语曰：“此止所谓‘兵卫森画戟，宴寝凝清香’者也。”

往岁吴中多诗僧，其名往往见于前辈文集中。予渡江之初，犹见有规者，颇以诗知名，其为人性坦率，其徒谓之“规方外”，时年七十余矣。谈论萧散可喜，临终前数日有诗曰：“读书已觉眉棱重，就枕方欣骨节和。睡起不知天早晚，西窗残日已无多。”叶左丞大爱之。

国朝故事：叙班以宰相为首，亲王次之，枢密使又次之。乾兴中，王沂公拜同平章事，曹利用以枢密使兼侍中充景灵宫使，而沂公充会灵观使，遂班利用之下，中外深以为失。天圣二年，王冀公卒，沂公迁玉清昭应宫使，张文节公知白以平章事兼会灵观使，及告谢，皆集门庐候阁门定班次。沂公当居首，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，阁门久不能决，上意不欲特出指挥，故但令有司裁定，遣内侍监督。久之，承明殿已坐请班首姓名欲先启奏，沂公乃抗声曰：“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谢。”班次始定。熙宁初，陈秀公升之拜相时，文潞公以司空节度使兼侍中为枢密使，神宗以潞公三朝旧老，欲优礼之，故特诏班秀公上。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辞，且言：“臣忝文臣，粗知义理，不敢乱朝廷尊卑之序。”会王荆公亦言非是，曰：“宰相之上岂容有他官，霍光功烈权势虽盛，然犹序宰相下。”上于是从潞公之请。宣和间，王黼以太传秉政，蔡攸以

太保领枢密院，皆以真三公居位。未几，白、李二相拜太、少宰，遂诏二公班攸之下，其后黜罢相，复诏二相居攸上，犹用故事也。

旧制：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，并召试馆职。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，仍并升通判资序。熙宁初，诏厘革，并令审官院依例与差遣。

姚舜明侍郎初为华亭令，民有为商者，与一仆俱行，逾期不归。其家访之，则已为人所杀，仆亦逃去。其家意仆之所为也，捕得之，执诉于官，仆无以自明，舜明诘其所以而不能言，则械系之庑下。一日晨起听讼，而囚忽大哭，舜明心疑之，然未暇顾也。讼者去，呼囚问曰：“向何为哭？”囚曰：“适见讼者，乃杀吾主者也。”问何以知之，曰：“见其身犹衣郎之衣，今失此人，我必滥死矣，是以哭耳。”舜明闻之惘然，欲物色之，未知其方。是夕适与同官宴集饮罢，宗室监酒务者数人共登后圃高亭以憩，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于亭下，宗室戏以物击之，则有白衣男子大起草间，众大惊，亟命执之。至则惶恐称死罪，曰：“杀商人者我也，旦诉事于邑而忽心动，因悸不能行而伏于此，适见物坠于前疑为捕，以今果见获，我固当死。”旦送邑中，具得所掠物，遂置于法，仆于是得释。

苏京字世美，丞相子容之子也。尝为许州观察判官，时韩黄门持国知州事，甚器爱之，荐之于朝，其辞曰：“窃见某人读书知义理，临事有风力。”前辈之不妄称人如此。

在外州府宫观，旧惟西京崇福宫、南京鸿庆宫、舒州灵仙观、凤翔府上清太平宫、兖州仙源县景灵宫、太极观，皆有提举管勾官。熙宁初，始诏杭州洞霄宫、永康军丈人观、亳州明道宫、华州云台观、建州武夷观、台州崇道观、成都府玉局观、建昌军仙都观、江州太平观、洪州玉隆观、五岳庙、太原府兴安王庙皆置。又增判三京留司、御史台、国子监员，盖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，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。

旧制：诸路监司属官曰“勾当公事”。建炎初，避今上嫌名，易为“干办”。时军兴，一切所置，官司数倍平时而皆有属官，所置纵横，有题于传舍者曰：“北去将军少，南来干办多。”

宰相、使相妻封国夫人，执政、节度使、光禄大夫妻封郡夫人，然不系其夫之封爵。有夫之爵方为郡公、郡侯而妻为国夫人者，有夫之爵方为县伯、子男而妻为郡夫人者。又每遇大礼，则加封，有夫为小郡小国公，而妻为大郡大国夫人者，皆恐非是。

翰林学士，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，如开封府、三司使之类者，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。故御内必带知制诰，则掌诏命者也。官制后虽不领他职，然犹带知制诰如故，遇阙则以侍郎给舍兼直学士院。近岁有以尚书兼权翰林学士者，而

不带知制诰，议者谓不若止称直学士院。

文臣换武，诸司使以下则悉有定制，正任以上则临时取旨，比旧官多不迁，故庆历间范、韩、王、庞四公皆以杂学士止得观察使。熙宁初，王懿敏素以端明殿学士亦换观察使。建炎初，孟郡王忠厚以徽猷阁直学士换承宣使，邢开府焕以待制换观察使，非旧制也。

宰执生日礼物，旧多差亲属押赐，例有书送物则赴阁门缴书，申枢密院取旨，出札子许收，乃下榜子谢恩，虽子侄亦然。王荆公为相，因生日差其子，因上言：“父子同财，理无馈遗，取旨谢恩皆伪作，窃恐君臣父子之间为礼不宜如此，请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，并不用此例。”从之。

宣和间，童贯以太师领枢密院事，为河北东等路宣抚使，有所陈请，虽本院亦用申状。靖康间，李丞相纲以知枢密院事出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始以谓既以辅臣出使，不当复有所屈，乃止用关。关，盖都省枢密院自相往来文移之称也，其体与札子大同而小异。

枢密院承旨，本吏人之名，逐房又别置承旨、副承旨，旧得递迁至承旨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以翰林副使杨守一为西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，加“都”字，及用士人，皆自此，其后复止以吏为之。熙宁三年，乃复以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李绶充副都承旨，且诏见枢密使副如阁门使礼，盖以历年不用士人，接遇及所领职事都无可考验故也。未几，又请铸印，诏止许印在院文字，不得别用，以“枢密承旨司印”为文。五年，曾枢密孝宽自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《起居注》，为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，用文臣自此始，其后多由此往迁同知或签书院事。

刘资政珪靖康间为太常少卿，因检视礼器库，见有故祭服甚多，将建请以为战士衲衣。有老吏谏曰：“祭器弊则埋之，祭服弊则焚之，礼也。奈何以为战士衣乎？”刘嘿然无杂 A ？

邵博公济言吕文靖公为相，其夫人马氏因时节朝宫中，慈圣谓曰：“今岁难得糟淮白，夫人家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，容妾还家进入。”既归，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，列之庑下。文靖归问何所用？夫人对以中宫之言，文靖命止进一合，余并留之，夫人曰：“臣庶之家自相饷遗犹欲丰腆，奈何靳之？”文靖曰：“此虽微物，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许之多，可乎？吾非靳也。”

《汉书陈胜传》：“胜攻陈，陈守令皆不在，独与守丞战谯门中。”晋灼曰：“谯门，义阙。”颜师古曰：“谯门，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耳。”楼一名谯，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。谯亦呼为巢，所谓巢者，亦于兵车之上为巢以望敌也。今流俗本谯字下有城字，非也，谯城已下矣。刘贡甫以谓：“谯，陈之旁邑，此适谯之门耳，犹今京师有宋门、郑门之类也。”又《田横传》：“高祖曰

：‘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。’”师古曰：“大者谓横身，小者其徒众也。”刘贡甫以谓：“者，则也，古人之语多如此。谓横来，大则王，小则侯耳。方是时，从起属汉功臣未尽封，安得地封田横之徒众乎？”盖刘原甫与原甫之子仲冯皆精于《汉书》，每读随所得释之，后成一编，号《三刘汉书》，其正前人之失皆此类也。

金人之始入寇也，诏遣路枢密允迪使河东割地，有布衣王亢者，与之有旧，拉与偕行，亢为人深目高准多髯，事毳裘擅笠，独骑而后。时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，见亢，以为虏也，执之，亢自辨数莫听，则欲缚送州县，亢不服。旁一人曰：“尔不受缚，吾且断尔之臂。”亢仰而言曰：“幸断我左臂。”或问何也？亢曰：“右臂妨吾抓痒。”众皆笑曰：“此伶人也。”乃得释。

范龙图纯粹，文正公之幼子也。守延安，尝大阅，百姓入教场观者皆禁，俄而骑出，两翼围之，命观者皆列坐，五人结一保，已而有十许人无保，呼使前问故，叩头曰：“夏国之人也。”复问曰：“尔国使尔来覘我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因令坐帐前，而后阅试技艺。迨暮而毕，复呼问之曰：“吾之兵不亦精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归语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，欲为寇者幸早来。”饮食而遣之。世言文公三子各得其父一体，盖长子忠宣得其德量，中子右丞纯礼彝叟得其文学，德孺得其将略也，边人至今畏服焉。

宪衔起于唐中叶以后，《职官志》记其所因甚略，云：“至德以后，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，谓之‘外台。’”按《李光弼传》：“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，政弛谬，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，每狎侮承业，光弼素不平。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，众素狂易，见光弼长揖，不即付兵，光弼怒收系之。会使者至，拜众御史中丞，光弼曰：‘众有罪已前系，今但斩侍御史，若使者宣诏，亦斩中丞。’”然则当天宝时，诸道参佐固已有御史之名，不得云至德后矣。予尝考之开元中，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，请校天下户籍，收匿户羡田佐用度。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，钩校帐符，得为勋亡丁甚众，擢兵部员外兼侍御史，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，分按州县，疑此为宪衔之始。盖自后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，咸假以御史之名，又因以赏功，自方镇及宾佐幕职，下逮卒伍之长，莫不领中丞、大夫御史之名，名器之滥莫甚于此。本朝初尚因之，故至今中丞犹有“端公”之称，盖谓是也。元丰官制行，悉罢，然封拜蕃夷君长至今犹然。

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，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画人物，盖唐人之遗迹也。翟公巽尤爱之，暇日多至庙中观焉，往往徘徊终日。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，铭其上曰：“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。”

韩忠宪公平日常语子弟曰：“进取在于止足，宠禄不可过溢，年若至六十

可以退身谢事，归守父母坟墓，则是忠孝两全矣。”及公薨，其子康公服既阕，将造朝，自誓于墓前曰：“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，洒扫坟垅，期于不坠先训。及熙宁中，以观文殿学士守南阳，年五十九矣，遽欲谢事，又以自来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赐可，徒奏牍累上旋复视事，故先手疏具述遗诫及誓于墓之事于上，且曰：“昔晋王羲之为会稽太守，去郡不仕，亦尝自誓于父母墓前，朝廷以其誓苦，不复召之。臣今志愿虽与羲之颇殊，然誓于先臣墓前无异矣。东晋固不足以比隆圣时，所以保全臣下一节，斯亦可尚臣区区之志，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，即非臣今日轻有去就，妄干退闲也。”然章屡上，终不允，迄不得如其志。及元初，方致仕，时年七十五矣，故士大夫以退为难。

官制行后，凡大礼犹准唐故事，置五使：大礼使则首相为之，礼仪使则礼部尚书为之，仪仗使则兵部尚书为之，卤簿使则御史中丞为之，桥道顿递使则京尹为之。惟顿递司例造酒分饷近臣，京师称顿递司酒为最美。徽宗朝五使皆用执政次第为之，大观元年明堂大礼，先公以尚书右丞为桥道顿递使。

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，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，本朝更用士人，品秩亚二府，有南北院，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，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。赐群臣新火，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，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，及圣节大宴节度、迎授恩命、上元张灯、四时祠祭、契丹朝贡内庭、学士赴上督其供帐、内外进奉名物、教坊伶人岁给衣带、郊御殿朝谒圣容、赐甫国忌、诸司使下别籍分产、诸司工匠休假之类，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为之，又或兼枢密。文臣则前二府，及侍从之官高久次有勋劳者方得之，其居藩府则称“判”，其重如此。元丰官制行，罢宣徽使不置，时为之者二人：张文定公与王君贶也。特命领使如旧，其后君贶自请依执政置坟寺，诏特依，后毋为例。

陈无己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，既成，藏之庞庄敏家。无己之母，庞氏也。绍圣中，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，窃其书焚之，世无别本，无己终身以为恨焉。

“彩选格”起于唐李郃，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、尹师鲁。元丰官制行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，至刘贡父独因其法，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，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，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，博戏中最为雅驯。初贡父之为是书也，年甫十四五，方从其兄原父为学，怪自数日程课稍稍，视其所为，则得是书，大喜，因为序冠之，而以为己作。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，今其书盛行于世。

司马温公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辟刘贡甫、范纯夫、刘道原为属，两汉事则属之贡甫，唐事则属之纯夫，五代事则属之道原，余则公自为之，且润色其大纲。书成，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《通鉴前纪》，又将取国

朝事为《后纪》。《前纪》既成而病，自度《后纪》之不复可成也，更《前纪》为《外纪》。

《史记》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，立石刻辞。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，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，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。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，遣工就泰山抚得墨本，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，亲作《后序》，止有四十八字。欧阳文忠公《集古录》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，才有此数十字而已。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，徘徊碑下，其石埋植土中，高不过四五尺，形制似方而非方，四面广狭皆不等，因其自然不加磨砢。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，人常所抚才，故士大夫多得见之。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，隐隐若有字痕刮磨才后蚀，试令抚以纸墨，渐若可辨，盖四面起以东、北、南为次，四面周围悉有刻字，总二十二行，行十二字。字从西面起以东、北、南为次，西面六行，北面三行，东面六行，南面七行，其末有“制曰可”三字，复转在西南棱上。其十二行是始皇辞，其十行是二世辞，以《史记》证之，文意皆具，计其缺处字数适同，于是泰山之篆遂为全篇。如“亲巡远黎”，《史》作“亲巡远方黎民”，“金石刻”作“刻石”，“著”作“休”、“嗣”作“世”，“听”作“圣陞”，“体”作“礼”，“昆”作“后”，则又史家差误，皆当以碑为正。其曰“御史大夫”者，大夫也。庄子曰：“且而属之夫夫。”卫宏曰：“古文一字两各，因就注之。”斯立名，丞相莘老之子，善为文章，晚榜所居室曰“学易堂”，类其文为二十卷，号《学易集》，行于世。

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，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，尝行部宿陈留佛祠。夜且半，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，起烛之四望，积骸蔽野，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，意惻然哀之，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，即日报可。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，凡得遗骸八万馀，每三十为坎皆沟洫，什伍为曹序，有表总、有图规，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，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。外祖陈氏名向，字适中，睦州人，起白屋，以才自见，屡使诸路，有能名。官制初行，为度支员外郎。元初，出为江西转运副使，徙楚州，未几卒。

贾魏公平生历官多创置，景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，自都官员外郎首为之。四年，置天章阁侍读，与赵希言、王崇道首为之。比直龙图阁预内朝起居，班在本官之上，递直侍讲于迩英、延义二阁，在崇政殿庭庑下。皇元年，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，公自使相首为之。

崇政殿说书本以待庶官之资浅未应为侍讲者，故熙宁初，吕吉甫太尉、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。至元中，范纯夫翰林、司马公休谏议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。宣和又置迩英殿说书，命扬中立龙图以著作郎为之。近岁，初召尹彦明，议所除官，将以为迩英殿说书，而议或以为祖宗时无有，乃改崇政殿云

予所见藏书之富者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，其目至四万三千卷，而类书之卷帙浩博，如《太平广记》之类，皆不在其间，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。闻之其子彦朝云：其先人每得一书，必以废纸草传之，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，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，以其紧慢、厚薄得中也。每册不过三四十叶，恐其厚而易坏也，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。又别写一本，尤精好，以绢素背之，号“镇库书”，非己不得见也。“镇库书”不能尽有，才五千余卷。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，互置目录一本，遇所阙则写寄，故能致多如此。宣和中，御前置局求书时，彦朝已卒，其子问以镇库书献，诏特补承务郎，然其副本具在。建炎初问渡江，书尽留睢阳第中，存亡不可知，可惜也。

官制初行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，时寄禄官才承议郎，神宗以其太卑，诏特迁朝奉大夫，其后无踵其例者。

唐庚字子西，眉山人，善为文，常以为《六经》已后便有司马迁，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，《六经》不可学亦不须学，故作文当学司马迁，作诗当学杜子美，二书亦须常读，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。尤不喜《新唐书》，云：“司马迁敢乱道却好，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，不乱道又好是《左传》，乱道又不好是《新唐书》，八识田中若有一毫《唐书》，亦为来生种矣。”

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，有惠政，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，云：“春秋劝农时，必微服，屏骑从至田野中，民莫知其太守也。有献浆水者，欣然为举之。”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，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。

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，以至终身。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“后元”年，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“中元”年，又六年为“后元”年。至武帝初年乃号“建元”年，其后屡易其号，以至于今。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，然其源盖自文帝之“后元”也。

韩魏公喜营造，所临之郡必有改作，皆宏庄雄深称其度量。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，五楹尤大，其间洞然，不为房室，号“善养堂”，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。

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，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，盖优礼也。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，自国初至今凡六人，然皆有由。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，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，特诏位丞郎上，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。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、宣徽南院使、景灵宫使，言者交章论之，遂罢宣徽、景灵二使，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。王君贶自熙宁间以待从久次为宣徽使，会官制作，废宣徽使不置，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，特诏领使如故，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，遂拜武安

军节度使。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、上清宝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。靖康中，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，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。建炎初，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。大抵陈康肃以次迁、张宣徽以戚里、王君贶以官制改革、蔡居安以恩仁幸、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，欲重其任也。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，钱文僖、程文简、夏文庄、蔡元度、蔡居安攸、梁才甫子美，而邓枢密洵武真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，前所未有也。